

圓明洞徹 回真向俗 ——讀星雲大師《佛法真義》

董平

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

「星雲大師一生弘揚人間佛教，對佛教制度化、現代化、人間化、國際化的發展，可說闕功至偉！」¹「人間佛教」是中國現代以來，伴隨太虛大師所倡導的「僧界革命」而掀起的一種時代思潮，代表著中國佛教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與轉型。星雲大師循時代之大勢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不僅堅持「人間佛教」的基本理念，而且將其轉換為切於現代社會民眾之生活情態的實際行動，實為自有「人間佛教」理念以來，將之付諸實踐的最傑出代表。隨其弘法利生事業的不斷開拓，對「人間佛教」的實踐領域便愈見其宏闊，在僧俗各界所產生的影響則愈見其廣大，凡此種種，皆使星雲大師事實上成為當代中國佛教最為卓越的改革家之一。

近觀星雲大師所著《佛法真義》，竊以為其言若淺而其旨宏深，其文簡約而其義瞻博，實為其人間佛教思想的集中體現，是星雲大師基於佛法真諦之圓明洞徹，復以平常之心回向世間眾人而為說法的代表性著作，而其中所體現的基本思想與價值取向，則又與中國佛教之內在的歷史脈絡及其精神氣貌一體相承。今不揣卑陋，略談幾點體會如次。

1、「人間佛教」實質上並非現代產物，而是中國佛教（尤其

1. 〈星雲大師略傳〉，《佛法真義1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2018年，頁14。

圓明洞徹 回真向俗——讀星雲大師《佛法真義》

是禪宗)的固有特色。星雲大師之所提倡，實與惠能以來，中國佛教貼近生活、在生活中求解脫的佛學理念，保持著內在理路與精神實質上的一貫性與一致性。

作為一種信仰—實踐體系，佛教在中國的「適應」歷程表明，其教理體系是開放的，其實踐體系是發展的，因此其意義的涵融度是開放而又廣域的。歷史地來看，如果智者大師所創立的天台宗標誌著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完成，那麼，由惠能所創立的禪宗，便是對於「中國佛教」再度的革命性變革。

禪宗極大地簡約了繁複的教義，又繼承智者大師以來的傳統，極大地消解了佛教所固有的出世間彼岸價值取向，「成佛」因此實質上被轉換為一種生命存在於現實世間不滯不著、不雜不離、不一不異、即煩惱即菩提、即世間即出世間的圓成善美之境；「成佛」的本原工夫在「悟」而不在語義分析，因此而極大地拓展了原本存在於中國文化之中的「默會語義」系統，公案、話頭轉為入於「悟境」的把鼻（按：憑據之意）；「成佛」的實踐工夫則從山林轉向市井，從遁世的修行轉向搬柴擔水的日常生活。禪宗主導之下的中國佛教，已然完成「適應」與「涵化」的雙重融合，而實現了佛學之原理與學佛之實踐的高度統一。

在禪宗那裡，「禪」是一種生存態度，一種生活方式，一種生命境界，一種臻於自體生命之圓成的價值領悟。



禪是臻於自體生命之圓成的價值領悟。圖為《禪畫禪話·本來面目》。

(高爾泰、蒲小雨／繪)

正是在這一意義上，佛教突破了其印度原生形態以出世間為終極價值指向的固有範限，而轉向了現實世間的人生關切。「成佛」的根據只在於眾生佛性的本原實在，苦難的救贖只依賴於本原佛性的真實開顯，故「成佛」的實踐便必由主體性來自我承當，唯自求覺悟之道，方能自成覺悟之人。本然自在之心體、本然明覺之根性，即是成佛之資，故「明心見性」既是目的亦是手段，既是本體亦是工夫，是真實融通眾生之當前現在與本然實在、世間與出世間，而提升其生命境界的根本道路。

隨著這一價值取向與意義境域的根本轉換，禪宗實質上已然將其宗教的本原關切轉移到了眾生存在的現實世間，故謂「法元在世間，於世出世間，勿離世間上，外求出世間」。²這一本原關切的根本轉換，實際上即實現了佛教之價值取向及其意義境域的根本轉換。眾生所依存的現實世間即是「人間」，以「人間」苦難的救贖為根本關切、以「人間」為教義價值實現之究竟境域的佛教，即是「人間佛教」。就此而言，則「人間佛教」即是以惠能為代表的中國佛教的自身特質。

然時移世變，非但佛陀出世之本懷已遭世人淡漠，祖師涵化印度原生佛教而使之適應於中國民眾生活情態的初心，亦已漸行漸遠，乃至如當年太虛大師所云，佛教漸入於「死的佛教」、「鬼的佛教」，故須以「人生佛教」、「人間佛教」為對治之方。太虛大師曾提倡「教制革新」、「教義革新」、「教產革新」，星雲大師說：「太虛大師的『三革』，則比較創新、進步，有積極性。由於太虛大師所提的內容，不但有談到佛教應該革新的要點，而且必定能讓

2. 郭朋：《壇經校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頁72。據郭朋校註，此四句別本作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覓兔角。」

圓明洞徹 回真向俗——讀星雲大師《佛法真義》

佛教再重新給予人間光明與力量，所以我內心非常信服。」³

太虛大師之所以提倡「僧界革命」，正是試圖通過佛教的「三革」來實現其現代轉型，使佛教能夠適合於現代的生活。而事實上，星雲大師同樣對佛教本質的現代頹變深懷憂患，質疑「究竟有多少的佛教徒聽到六祖大師的聲音呢？」他繼承了太虛大師的「三革」精神，且將之付諸實踐。要實現佛陀教義的現代轉型，就必須揀擇佛法之真義，回歸佛陀之本懷，體會祖師之初心，「希望有志者來為佛教重新做一次結集，正本清源，讓佛陀真正的教化，普現在人間」。⁴故《佛法真義》一書，真實體現了星雲大師在現代語境之下，試圖實現佛教義理之現代轉型的卓越努力，而實有正本清源之用。該書雖大別為「佛法義理」、「佛學思想」、「佛教常識」、「佛門行事」四門，然四門皆歸攝於「人間佛教」之一門；四門之下，分別展開三百個主題，雖是論域廣泛，卻是言簡意賅，以還佛法於人間、以佛法而利生為究竟。

時代改變，民眾之生活情態必隨之轉移。處今日之時代，生活事務愈加繁雜，分心之事愈加眾多，攀援之心愈加熾盛，利祿之途愈加多歧，如要宣化佛陀之平等大慈，唯以常語俗語令眾生開示悟入其本原常覺之性，以自行佛道而莊嚴其生命，最為契於時代機宜而饒益眾生，故《佛法真義》一書，並無艱澀之語，也無玄虛之論，返本歸真，直達靈源；似是信手拈來，而常語俗言皆為法語雅言；舉重若輕，生活之理原契乎佛旨教理。若非領悟佛法真義的圓明通透，斷不能以如此平淡樸實之生活語言，而通達乎佛陀甚深真實義

3. 星雲大師：〈革新佛教〉，《佛法真義3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2018年，頁233。

4. 星雲大師：〈自序〉，《佛法真義1》，頁29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諦。星雲大師懷抱著佛法真義墜失的深沉憂患意識，根據時代生活實跡之變動，而改變其佛法宣化之手段與方法，實與中國佛教之歷史傳統的精神氣脈一體相承。

2、「契機」為現實需要，而「契理」則是本質要求。《佛法真義》對佛陀教義之基本義理的闡釋，多有為對眾生、時代之機宜而出以新意者，看似別出心裁，實則契於佛教之本原義理，而又體現了星雲大師對於現實世情的根本關切。

佛教講「諸法皆空」，「空」為真諦，為實相。一切諸法皆因緣起而有，故一切法都無「自性」，無自性即「空」。星雲大師詮釋「空」之實義，以「桌子」為例而明一切法皆緣起而有，簡單生動而玄理畢陳；又以自撰對聯「四大皆空示現有，五蘊和合亦非真」為說，則空有不二之義盡現。正是立足於空有不二、空有一體，所以星雲大師謂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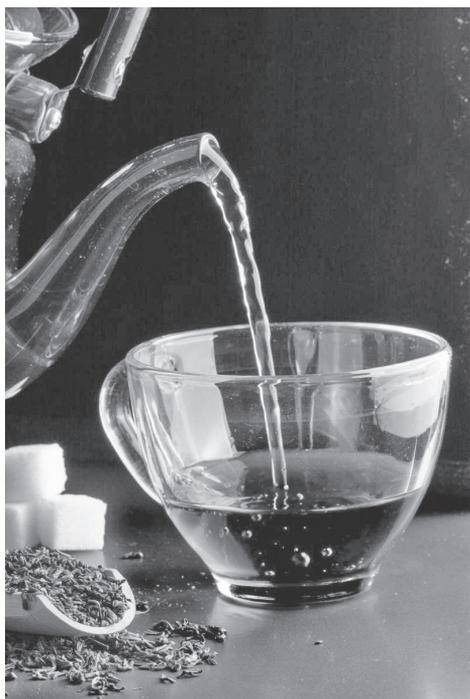
假如把「四大皆空」換為「四大皆有」，並沒有違背佛意，又未嘗不可。四大和合不就是「有」嗎？你講到「有」，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，何必一定要把它說成空，讓人對空有成見、有誤解。不如從「有」慢慢地知道「空」義。⁵

空有原是互依，相互形見，任何一邊，皆不可執。若執「空」而否定「有」，乃至墮入「惡取空」，顯非佛意。《法華經》謂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」，又謂「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」，豈非對於「有」的肯定？故謂「四大皆空」為「四大皆有」，雖乍看之下或有令人眩惑之感，實則全然契乎佛教本旨。

在星雲大師看來，「空」是「有」的前提，「空」是體，

5. 星雲大師：〈空〉，《佛法真義1》，頁71。

圓明洞徹 回真向俗——讀星雲大師《佛法真義》



杯子不空，如何倒茶呢？故說空才能含容萬有。

「有」是相，雖謂體相不二，實則「空」為「有」的建構之基礎，因此「空」是具有創化性的，是「能建設萬有」的：「佛教以生命本質無以名之，取其能建設萬有，勉強稱之為『空』。」⁶而大師自謂其之所以說「四大皆有」、「四大不空」的目的，「是為了回歸佛陀的本懷，希望世人能學習佛陀空有不二的智慧，深觀宇宙萬『有』的真理，奉行佛陀的慈悲喜捨、六度萬行，從自利利他的實踐中，體現『空』之無限的建設性、包容性、不變性與平等性」。⁷

空不礙有，「四大皆空示現有」，即是「空之無限的建設性」，而從創化、建設之維度釋「空」，確認「『空』是有建設性的，空了才會有」、「它是有積極性、有建設性、有成就性的」，⁸乃大師的真知卓見；一切法雖示現為「有」，但其體性無不即空，「五蘊和合亦非真」，即是「空」之無限的包容性與平等性；一切有相，無不在空間一時間之結構的連續性中，改變其存在之當前相狀，然

6. 星雲大師：〈四大不空〉，《佛法真義1》，頁84。

7. 同註6，頁85。

8. 星雲大師：〈自序〉，《佛法真義1》，頁19-20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一切法之空性常在，是為真如之本原實相，即是「空」之無限的不變性。故知星雲大師之謂「四大不空」，實質仍在講「四大皆空」，而其為對應當代現實生活之實際情態，藉以誘導眾人入於甚深佛法的良苦用心，便亦躍動於字裡行間，而充分體現了大師關切現實世情的慈悲情懷。

以上只舉講「空」之一例，以明星雲大師為對應眾生、時代之機宜而闡釋佛法真義的權巧方便，實則此類例子在書中甚多。就對機而言，可謂書中所說皆是權巧；就契理而論，則一切權巧皆是究竟。正是權宜與究竟的合一，對機與契理的合一，才使《佛法真義》一書如一杯龍井清茶，非但賞心悅目，更是回味甘醇。若了箇中滋味，還須自品，「喫茶去」！

3、佛教概念繁多，義理淵深，講之不盡，而隨時代用詞之不同，語意之差異，語境之轉移，古語名相多不易為今人所了解。星雲大師為宣化佛陀之本原教義，善於熔鑄當代語言，與佛法義理融液貫通，使教義在當代語境之下得以清晰傳達，充分體現大師對於佛法傳承的創造性與創新性。

佛教講「因果」則必講「業力」，講「業力」則必講「身口意」，講「修行」則必講「三業清淨」，不知費卻多少口舌；其名相繁複，義理勾連，既未必能為現代人（尤其是年輕人）所接受，更未必能為人們所清晰理解。而星雲大師只用「三好」一詞，便將「三業清淨」之意概括無遺，不得不欽佩大師善用今人俗語以傳達佛意的圓轉自如。所謂「三好」，即是「做好事」、「說好話」、「存好心」：

所謂做好事，就是修身，淨化身業。把侵犯、傷害人的惡

圓明洞徹 回真向俗——讀星雲大師《佛法真義》

行，換成利益大眾的佛行，例如：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為非作歹，而能做一些利益人的善行、懿行、利行，這就是做好事，也就是身行善事。

所謂說好話，就是修口，淨化口業。把瞋恨、嫉妒人的惡口，換成柔軟讚歎的佛口，不說妄語、不可兩舌、不講綺語、不能惡口。與人往來，要說慈悲的話、智慧的話、真誠的話，多說誠信、正直的話，可以為我們帶來好的人緣。

所謂存好心，就是修心，淨化我們的意念。把愚痴的邪心，換成慈悲智慧的佛心，例如：不要有疑心、嫉心、貪心、瞋心、惡心，而要懷著慈心、悲心、願心、善心、發心等，「照顧念頭」，念念是慈心，自然所遇的都是善緣。⁹

然則，佛陀基本教義所闡明的「三業清淨」、「五戒十善」、「因果」乃至「觀心」之義，實皆盡攝於「三好」之中。今人有誰聽不懂「三好」一詞呢？而人人落實去實踐「三好」，豈止是自修，且亦是行佛，故大師謂：「『三好』看似簡單，實是蘊含甚深佛法的真義，更是合乎佛陀的本懷：人人行三好，社會和諧，世界必定更美好。」¹⁰「三好」之說，實為星雲大師善於以現代語詞轉換傳統佛教名相，以適切於今日民眾之日用的典型例證，而「人間佛教」的慈悲精神、淑世情懷，則在「三好運動」中得以如實體現。正因「三好」人人能懂能行，乃至於「三好運動」從僧界擴展到了校園、社會，可見星雲大師此種名相轉換所帶來的現實效用。

9. 星雲大師：〈三好〉，《佛法真義1》，頁235-23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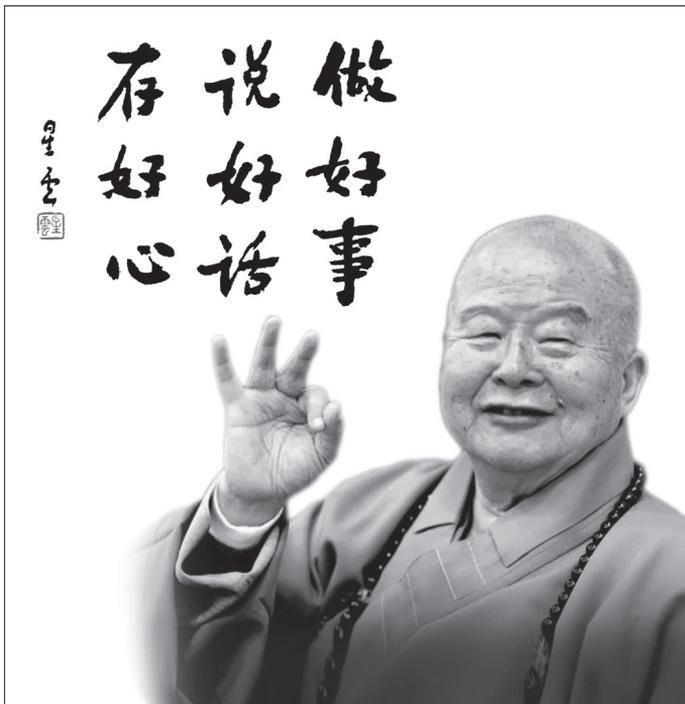
10. 同註9，頁237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說「業力」、說「因果」，似乎讓人覺得是「宗教」宣傳之說，實則「三業」之說，只是強調人的存在的完整性而已。「身口意」的統一，即是行為世界與意識世界的統一；就人的個體而言，則是內在之心與外在之行的統一，即是心身一元而健全完整獨立的人格。健全的人格，必須能對自我行為的結果承擔責任，此即為「因果」。就此而言，則佛教之說毫無神祕，原是人类趨向自我智慧生命的真實相狀的揭示。凡以人的存在為本原而深入思考者，皆會得出共同的結論。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就曾說過：「智慧有三果：

一是思慮周到，二是語言得當，三是行為公正。」¹¹ 顯而易見，「思慮周到」即是「意業清淨」，「語言得當」即是「口業清淨」，「行為公正」即是「身業清淨」，「智慧三果」之說與「三業清淨」若合符節，故「三好」乃是智慧的體現。

人人行「三好」，則人人自修而臻於自我人格的完善，是為



人人行三好，世界更美好。

11. 周輔成編：《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》（上卷）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6年，頁73。

圓明洞徹 回真向俗——讀星雲大師《佛法真義》

「自利」而「成己」；「三好」之行乃必有對象，便是「利他」而「成物」。大乘菩薩道的救度精神與淑世情懷，實不過「自利利他」而已。《中庸》說：「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」自利利他，即是成己成物，即是以「誠」而貫穿自我人格之實踐的始終，唯此方可謂之智慧而享有智慧人生。

4、佛教雖誕生於二千多年前，但其教理系統既是完善的，又是開放的。《佛法真義》在闡釋佛陀教義的過程中，本於對當代社會的價值關切，注重以佛教之固有義理與當代社會之公共價值理念的銜接，充分體現了星雲大師對於佛教義理的創新性發展，為佛教融入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作出了卓越探索。

佛陀教義是古老的，這一古老的教義系統能否融入當代的價值體系，並切實體現於當代人的現實生活，其實關乎佛教自身生命的綿延。「人間佛教」之轉向，原其實質，即是試圖以古老的教義來接契現代生活，使佛教的義理系統仍能在現代社會體現其意義與價值，而這一點幾乎就決定了「人間佛教」必與當代社會的價值體系相互融攝，否則便無法實現其智慧生命的當代賡續。星雲大師顯然不僅有關於這一點的內在自覺，並且已然在理論的闡釋上做出了卓越嘗試。

在〈自序〉中，大師說：「佛教三皈依的精神是『民主』，五戒的意義是『自由』，佛陀倡導四眾弟子平等，為什麼不把這樣美好的佛法，與今天這個時代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普世價值，合而為一呢？」¹² 這至少表明，星雲大師是十分重視佛教義理與現代價值理念的相互接契的，書中如〈男女平等〉、〈平等的重要〉、〈皈依

12. 星雲大師：〈自序〉，《佛法真義1》，頁28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·藝文 | 第二十七期

依〉、〈五和〉等等篇章，實皆與該主題相關，而對佛教固有義理皆有創新性發展。

佛說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性，故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惠能大師說「佛向性中作，莫事身外求」，然則「我是誰」？星雲大師只用「我是佛」三字，便消解了古來教義多少理論、論證、解義、疏釋，而尤為清楚明白，復與現代社會人的自我存在的價值關切相一致，最能喚起關於自我價值實現的內在需求。

「當你自問『我是誰』？進而承當『我是佛』的時候，我們就要行佛之行，不僅自己要自覺自悟，而且要能隨緣隨分的度化眾生，覺他圓滿。」¹³「行佛之行」即是「行佛」，星雲大師說：

行佛，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去實踐奉行，在日常的行住坐臥中，任何時候都能自動自發，覺照現前所行是否清淨，並藉由佛心把自己本具的寶藏開發出來。……真正的修行人，是要「行佛」，而不只是「學佛」而已；想要有所成就，是要時時刻刻，每日地在生活中實踐，而不應是知道了訣竅卻束之高閣。¹⁴

的確，「我是誰」不只是一個佛教中的問題，而是凡試圖實現自我生存價值的人都必須自問的。只有預設了關於自我存在的「先驗真實」，方可能在現實生存的過程中將其轉換為「經驗真實」，而自我存在的價值，正是在這一自我的自覺行動中才充分體現出來的。因此，「我是誰」不是個理論問題，而是個實踐問題，人們總是以其自覺的行動來實現「自是」的。

13. 星雲大師：〈我是誰〉，《佛法真義 2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2018 年，頁 123。

14. 星雲大師：〈行佛〉，《佛法真義 2》，頁 40。

圓明洞徹 回真向俗——讀星雲大師《佛法真義》

從星雲大師的闡釋中，我不僅見到他對於佛陀教義之當代價值的深沉關切，並且亦見到其「行佛」之說與孔子「聽言觀行」、孟子「服堯之服，誦堯之言，行堯之行，是堯而已」，以及王陽明「知行合一」之說在價值取向上的內在同一。顯而易見，星雲大師的闡釋，清楚明白地體現了佛教義理系統的開放性，充分展開了佛教融入當代價值理念系統的可能性，唯與時偕行，隨時闡釋，方能真正實現佛法在現代社會的普遍價值，從而實現其自身生命的歷史綿延。

以上略說四點，是我讀星雲大師《佛法真義》的粗淺體會。竊唯星雲大師於佛法義理之統體圓明洞徹，故其權巧方便隨宜而說皆能深契於佛陀本原之教理；唯本原於佛法統體之真諦的真實領悟而又回真向俗，方能體現佛法之於現代社會的普遍價值，展現「人間佛教」根本的價值關切，而星雲大師之於世情的關切及其淑世的情懷，正在其回真向俗的權巧方便隨宜而說之中得以清晰體現。

上來所說，僅是一愚之得，顯然未足以概括大師著作之義蘊深邃，且未遑詳論，每點只略為舉例以明之而已。然本人不揣卑陋，願為引玉之磚而與讀者諸君共享，並請教於 星雲大師法座。

